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詮衡典

第九十六卷目錄

樂劾部祀事一

詮衡典第九十六卷

樂劾部祀事一

漢書張釋之傳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滅仲之產不遠秦免簿中郎將袁盎知其賢借其去乃請選釋之補謁者

厲廷年傳廷年為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宮初即位延年為中郎將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宮初即位延年為中郎將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宮初即位延年為中郎將

第九十七卷目錄

銓衡部紀事一

銓衡典第九七六卷

銓衡部紀事一

漢書張釋之傳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文帝十年子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人臣誠難之柔不進秋冕靡盈卷知其曾惟其去乃請進釋之補謁者

厥廷年傳廷年為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廷年奏兄復廢立亡大臣禮不遵奏雖應書駁議

黃霸傳霸守丞相長史丞相府大議庭中夏侯勝非議諸儒霸受尚書識中事勝多犢三處乃出勝為高陵令大令左馮翊朱賜巢霸賢良博又以勝霸為上

上擢霸為揚州刺史

蓋寬饒傳寬饒為人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糾繩

黜奉使構怠罷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可避小人報怨及

巢所劾奏衆多至居處法主用乎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史舜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息侯許伯大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冒冒

饒子行許伯請之過往從為陪上東鄉特坐許伯自殺日蓋君為至寬饒曰無為我我過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壯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寬子之過擢樂升長信少府權貴側卻起舞為泳徹與鄭崇皆大笑寬饒予說仰視屋梠歐曰美哉然當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得合所則為合所則為多矣雖讒慎為得人君矣

匡衡傳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皆見顯子敬為其意在成帝初即位衡遇與御史

鄭崇張釋之傳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文帝十年子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人臣誠難之柔不進秋冕靡盈卷知其曾惟其去乃請進釋之補謁者

厥廷年傳廷年為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廷年奏兄復廢立亡大臣禮不遵奏雖應書駁議

黃霸傳霸守丞相長史丞相府大議庭中夏侯勝非議諸儒霸受尚書識中事勝多犢三處乃出勝為高陵令大令左馮翊朱賜巢霸賢良博又以勝霸為上

上擢霸為揚州刺史

蓋寬饒傳寬饒為人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糾繩

黜奉使構怠罷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可避小人報怨及

巢所劾奏衆多至居處法主用乎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史舜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息侯許伯大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冒冒

饒子行許伯請之過往從為陪上東鄉特坐許伯自殺日蓋君為至寬饒曰無為我我過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壯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寬子之過擢樂升長信少府權貴側卻起舞為泳徹與鄭崇皆大笑寬饒予說仰視屋梠歐曰美哉然當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得合所則為合所則為多矣雖讒慎為得人君矣

匡衡傳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皆見顯子敬為其意在成帝初即位衡遇與御史

大夫魏謙其奏駁迫然不敢言而謙居大位知願等專權勢共為無狀而謙

蓋寬饒傳寬饒為人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糾繩

黜奉使構怠罷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可避小人報怨及

巢所劾奏衆多至居處法主用乎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史舜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息侯許伯大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冒冒

饒子行許伯請之過往從為陪上東鄉特坐許伯自殺日蓋君為至寬饒曰無為我我過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壯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寬子之過擢樂升長信少府權貴側卻起舞為泳徹與鄭崇皆大笑寬饒予說仰視屋梠歐曰美哉然當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得合所則為合所則為多矣雖讒慎為得人君矣

匡衡傳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皆見顯子敬為其意在成帝初即位衡遇與御史

大夫魏謙其奏駁迫然不敢言而謙居大位知願等專權勢共為無狀而謙

為舞內惠書不以私請行到而陳魏謙下因

右御失臣輔政之義既奏聽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領瓊之徒罪至不遠有詔勿劾衡

惟樞上疏謝罪因稱瓊之懷罪自主丞相樂安侯印殺

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

躬覆修法度勤勞公朱紫黑白其同心合意慎為舞

成今可謝忤尋常妄誣執加君朕躬罪在於君朕

有可用狀君自疑而主責罪侯之懷骨是章朕之末

爛也傳不云乎膚義不愈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

特加近臣蕭業張自愛因緣事不多足干擾者衡嘿嘿

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遂乞骸骨歸位上綱

以新即位強後大臣多數干擾者衡嘿嘿

上以新即位強後大臣多數干擾者衡嘿嘿

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遂乞骸骨歸位上綱

馮野王傳成帝立有司奏封子不侯不宜備元卿以

控御慰撫不能

遇復徵烏桓大夫鮮令舍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
大守復徵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
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
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
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
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
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
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
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
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
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
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
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
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
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
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
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
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
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
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
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
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
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
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
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
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
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
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
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
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
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
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
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
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
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
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
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
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
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之聞也今烏桓鮮數叛
兵異丞相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習
戰則亡以鷙卒上不常厲則殃故戰勝而忘亡者未
之聞也今

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辭止法貶勸為昌陵令何武傳武為揚州刺史所舉秦二千石有長吏死先表武言秦服罪者為辭除之而已不服極法秦之狡黠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聖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入武為刺史以法治所舉以屬郡聖已後並不何知酒欲亂人治無所不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禮自免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為南書陳宣稱見以事如故罪無所問

裴寬寬客於名都大邑賦歛更人更相豁遣甚餘
州郡亦復重風從之矣其任隗準奏請二十五人他
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實民大俱但安閭閻
百姓亦來有以苦之
左雄傳雄安命時準孝廉朝選冀州刺史州部多案
雄好請託雄常問門不納交通案案會稽一人無
所問忌來建初公準孝廉時順帝新立太后臨
怠朝多闕政雄言事辭深切尚書侯射廣漢以
雄有忠公節上雄爲之日見方今公卿以下敎多
拔世以相恩爲賢蓋當愚至相報日月變不可易
容容多後福伏見讓郎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
遭難危以爲警戒實有上臣愚之節周公深成王
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而臣愚之益由是拜雄爲
尚書遷司隸校尉初雄爲周廉爲書舉既稱職璫
奏減稱舊及在司隸又舉州刺史馮直以右姦
他而直亦書坐罷黜雄上奏曰孝廉者鄉里稱
爲至孝父而又直善今直光以此奏召乃是舉
之無也由是天下服焉
周燕傳燕字孟嘗爲司空時官任人及子弟
充塞位置都初親事吳太尉柳秉秉奏清舊都自將
軍收守以下免者五上燕太迷惑以中常侍防東海
侯爲冀州刺史故人爲侍郎中常侍防東海
侯爲冀州刺史故人爲侍郎中常侍防東海
侯爲冀州刺史故人爲侍郎

本郡書奏尚書令荀彧到來接羅曰公府外雖而無勢動近官經典眞相有放逸平兼使對曰春秋越執月晉陽官經典眞相有放逸平兼使對曰春秋越執月晉陽之惡雖力足動郡懼慢中居嘉嘉召遷詔書文帝從而請之讓世子事二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詔帝不得已著章覽百而制曉國

黃瓊傳羌寇既平瓊首居公位舉泰州信案州信案汜至徙充者十餘人海內由是貴然望之

皇甫規傳規拜度遼將軍至將數月上書曰中郎將張奐以自伐曰匹夫則人無常陛而政行治亂其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宜且元帥師以從兼望若俞聞愚以宜充東事者願乞元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規乃八多意自以遠在大庭欲遂身將邪敵上病不見聽會女人上郡太守王旻旻遣奴還殺邪敵上郡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商生計林剌史劉芳三現擅遣軍營公遣張雷雷遂斬芳以威部欲將軍任意故規傳我其將雷為朝廷愛才何能中此事別部遂擅所問

陳蕃傳朝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就饗不整即奏冀侍貴以權冀就饗

張檢傳延熹八年山陽太守程超為會稽郡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軌檢遣超是結仇覽等

劉寬傳拜為議郎遷廷尉正時中常侍曹節兄弟以權勢橫恣寬上書曰陛下宜以聖明之資思天地之心覽古今之事以定社稷之計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則和氣致祥災異消滅

蔡邕傳嘉平六年朝廷大將軍梁冀專權邕上書曰夫可謂社稷之臣者國有大事則盡心竭力以匡其君

經濟類編卷第九十六　第六七六頁　之〇三　藝

分別白黑者也伏見面目剌史揚惠益州刺史揚惠益州刺史揚惠益州刺

幄當與國通俱隧井砌所當有也惟陛上垂儆游之誡使劬禾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聞德音上通輔爐日新矣

三輔決錄游侠瑪郎曹有童子張氏馬貴傳殷察異之具改貴張以子妻之後魏于以氏馬郎府奠郡闕王以問医張孫楚文武奇才遂以為叢典太守

晉書何曾傳嘉中中書馬司隸悅屬雖重被事乎復憑龍作威袁粲利蓋被朝野畏懼矣意言曾表劾之朝廷稱為

山濤傳濤為吏部尚書時書侍郎阮庠初轉太十少傳給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尚書辭以老疾上表陳情辭表數十上久不獲準庠在不行表帝曰濤只病尚書但不欲惡之耳使濤坐鎮衛則可何必上下耶不得有所問

崔洪傳洪遷史部尚書典選甄別門無私謁鄭袖州刺史郗鑒流民已焉左丞孟康後轉洪洪謂人曰我郗郎舊人故不敢奏我是挑撥自恥故洗罷回甘超言于桓溫溫曰我我我我遂厭也任其奉權為國舉才我八才見用惟官是願名明至公何故恥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

傅元傳元為司隸校尉歐后屑於弘訓冒宦沒喪位著銅司隸於端門外坐在端前上疏廢其入職按本品秩清卿下四大坐不程前鳴者以弘訓宦為殿內制元位在四下大坐不程前鳴者以弘訓宦為殿內制元位在四下尤恥為殿內者以下御史中丞亥詔書所走元哲百僚尚書以下御史中丞

嘆當與國通俱隧井砌所當有也惟陛上垂儆游之誡使劬禾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聞德音上通輔爐日新矣

三輔決錄游侠瑪郎曹有童子張氏馬貴傳殷察異之具改貴張以子妻之後魏于以氏馬郎府奠郡闕王以問医張孫楚文武奇才遂以為叢典太守

晉書何曾傳嘉中中書馬司隸悅屬雖重被事乎復憑龍作威袁粲利蓋被朝野畏懼矣意言曾表劾之朝廷稱為

山濤傳濤為吏部尚書時書侍郎阮庠初轉太十少傳給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尚書辭以老疾上表陳情辭表數十上久不獲準庠在不行表帝曰濤只病尚書但不欲惡之耳使濤坐鎮衛則可何必上下耶不得有所問

崔洪傳洪遷史部尚書典選甄別門無私謁鄭袖州刺史郗鑒流民已焉左丞孟康後轉洪洪謂人曰我郗郎舊人故不敢奏我是挑撥自恥故洗罷回甘超言于桓溫溫曰我我我我遂厭也任其奉權為國舉才我八才見用惟官是願名明至公何故恥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

傅元傳元為司隸校尉歐后屑於弘訓冒宦沒喪位著銅司隸於端門外坐在端前上疏廢其入職按本品秩清卿下四大坐不程前鳴者以弘訓宦為殿內制元位在四下尤恥為殿內者以下御史中丞亥詔書所走元哲百僚尚書以下御史中丞

庾純表元不敬元又自表于以寶爭免百鑑元大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劾奏值自得殊自整整若雷霆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無伏等關生敬畏

受原是以中陳其愚司隸中丞俱其利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大十以上無所不糾也樂納皇大十而不

此郎曹天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何然出結巧此理臣臣可無俱失上其於觀聽無所有法那臣議右僕射於將吏清侵官公臣表糾科尚書而置有罪平成罪自左轉引故

劉喬傳喬遷御史中丞齊王冏舉以為

百官百官敢言皆喬一句之中奏劾受罪者六文武

尚書右丞孫勝免官

劉隗傳隗遷丞相司直委以測覈諸建康尉收繫軍士南郡右將軍臨以隗奏免建康將軍戴若思官世

子文學子猶之以母得罪而劾隗表以母得罪而劾隗表之帝不合同詩

孫侯禮之傳公男女之無未室正今日之間也可

解然等有自今以後宜孔其以無室祭酒顏含在叔今日以清冥奏後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司會隗

奏曰臣聞春秋稱禮無庶孽故周室以嫡子立之漢

世諸侯皆以長子為王故漢興不立庶子為王為

國以來無長子立庶子為王者皆以長子為王為

國以來無長子立庶子為王者皆以長子為王為

國以來無長子立庶子為王者皆以長

宋祖本揚州刺史劉國四人親亡後祖母陶爰爰以
爲小妻建興中拔又刺史劉國官作六百餘匹正別製本
遇歡免既而奮武將軍陶侃請爲長史隱勤家以促
茂其死主而奮武至序在三義傷人倫之序宜從貶黜
之因奮以遷翼無請除除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別得東海密
廣勤忠良靴迹仁義而忠誠汚衆頑用儒術爲抗
官下獄理罪奏可而獄稱死又奏符旨從已來亡不
復出貶愚惑奮密聞未達奮背鄭人勤子家之情漢
朝追問文遷疏傳疑記迫奮乎悲歎百年間之遠
匿臣欲鑽富辭示特任遂無恥來世當朝亡分淺使
無養怠也請曾如前追除爵祿名爲民錄妻遠本國謫
惡人班末寧遠之南仁郭將王合以無邊徹責勤
傲自惡一請卷在及守矣二十餘人多取其甚之隱
劾奏文敘其事雖被罪于民深忠疾之而隱之彈
奏不是彈惡皆此類也
十登傳壹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于尊號六年
顧問文遷疏傳疑記迫奮乎悲歎百年間之遠
匿臣欲鑽富辭示特任遂無恥來世當朝亡分淺使
無養怠也請曾如前追除爵祿名爲民錄妻遠本國謫
惡人班末寧遠之南仁郭將王合以無邊徹責勤
傲自惡一請卷在及守矣二十餘人多取其甚之隱
劾奏文敘其事雖被罪于民深忠疾之而隱之彈
奏不是彈惡皆此類也
十登傳壹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于尊號六年
復出貶愚惑奮密聞未達奮背鄭人勤子家之情漢
朝追

辭參軍

劉穆之傳穆之弟璃為御史中丞疏氣尚人彈上僧達元嘉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王弘傳弘為尚書僕射以弘為太尉上表不受詔不許弘固陳篤疾

宋書謝方明方明作威專敏識聞書期典或違刑戮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無公謝靈運方人甚典洋其愛姜姜與江湛孫瑒謝靈運遇直加重物書政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無公謝靈運恣家恩縱罔顧禮知禁為日已久而不能防閑謝瑒以法裁禁投閣禮知禁為日已久而不能防閑謝瑒替請以事見免靈運所居以事別哲上收大理治禁御史中丞都學侯王淮之顧記侯任彭之司直風聲嘈嘈會不彈案不問知則情法斯裁如見不知則尸祿已甚豈可復值清階式是國典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敬瑒中內省舊國不得用風聲甚深此事彰彰詳摹之朝對風聞司循舊典與御所所對者重臣弘恭承人之旨朝朝端若復違法常科則銘其之朝政所以不敢世數自同素無違心之怨鍊其之用重遵愛而已餘如表案不慮正風世義謝方明之謹之部尚書都官曹有今為永制庾炳之傳炳之謹之部尚書都官曹有今為永制

宋傅隆傳隆為祖會日重遵愛而已餘如表案不慮正風世義謝方明

可調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伸張明君耳
於是彈中令謝鱣以徒左長史王播遇車長史陳
弘遠並以久疾不預此役公事又未前公卿例史翦
悛梁州刺史除笞伯並賜貨巨萬賦收並廷尉治罪
陸海人守尤貶略永嘉中爲東晉陸太守時有稱功曹謂人吕
祥大無官長多後勃治治外書然明帝謂淹曰于世
以來干復有驚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書獨子
驚於治每於宴坐嘿鄙其文治衝之及孝綽爲起居
注攝事入官府其母嘗勸孝綽令治尋爲御史中丞遷
尚書中書令謝朗之孫也謝朗之治尋爲御史中丞遷
丹陽尹謝朗之孫也謝朗之治尋爲御史中丞遷
下宅高祖高闕其無改脉尚書令謝朗之孫也謝朗之治尋爲御史中丞遷
遷累治擢高祖擢爲國子博士後爲中書侍郎然悉信武將軍監
東郡郡自以名望素在遠而見高祖高闕其無改脉尚書令謝朗之孫也謝朗之治尋爲御史中丞遷
擢爲國子博士後爲中書侍郎然悉信武將軍監
遷累治擢高祖

以高意感乃表彈之

源懷傷懷者使特無加待中行蠡隨行北邊夫鐵恆

燕朔三州願給義之策採風俗考淪敗興衰之理無

拾義之策以爲朝野勤恤見上所聽信於請隱手指敢言

宿昔道遇婚時爲扶風太守鐵帝郊

迎道左懷不興言留論常懷鐵將元龍興

懷少著亦言撥根蒂流請慢請慢曰命之長短由

卿之口豈可不相覓信懷曰今日之集乃是鐵懷興

故人飲酒之坐非物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

覓琛徙琛遂令中領中尉尉長尹逆下能通鞫其實

又復爲中散大夫加僧辯爲大將軍領中書令

帝以方面事重乃令僧辯還都鎮郢州

帝以見侯須其奉公不挑在此類也

帝曰兄弟姊行路相見禮以爲情況乎親戚

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見禮以爲情況乎親戚

帝曰高中郎清直

帝曰兄根貴者

帝曰高中郎清直

帝曰兄根貴者

帝曰高中郎清直

帝曰兄根貴者

紇勃襲業無所縱捨於是眞俗史始私林路祀
崔暹傳暹武定初遷御史中尉暹舉義旗廣濟未欽
道孝情崔暹趙武紹楊愔伯像崔子武李廣皆爲御
史世禎其知人世宗賞暹暹或勢諸公在坐令暹商
量步兩人聲嵇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
坐鶴再行便解退世宗曰下官彈有敖食賜公少酒
暹曰遂受勅在臺以檢校暹不得食而去世宗降階
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
爲赤棒所擊元羨雍州刺史客獻又彈尚書令司馬子
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客獻又彈太師咸陽王
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
黜者甚無高昭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
定州長史佐吾兒開府諮議及暹左丞吏部郎吾未
知其能也皆居憲臺乃爾紇勃咸陽王可馬令並是
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戚無逸二人同時獲罪吾
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知京師羣官迎於邙陌高
祖驚暹手而勞之曰任哥朝廷荒亂無法官而天下貪
暴其肯紇勃中尉霸心爲國不避豪强迎使意遇賜
清塵公奉法衝鋒陷陣人有其入當官所色公紇見
之不象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
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往且詣暹下拜馬驚走高
祖爲捧之而授轡魏帝冕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
朝貴牧守今長所在百姓多有食暴侵削下人朝廷
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敢諫不懲親戚著王明
高祖降階篤而言曰陛御史中尉崔暹一及諸秦明
旨敢以勤酒并臣所射鹿物千匹乞問鹿之帝曰崔
中尉爲法遵從脩整暹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
將軍臣豈勸奚之力世宗退謂暹曰我尚長秦何況
竹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肅不民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典

第九十七卷目錄

皋陶部紀事一

皋陶部紀事二

皋陶部雜錄

經濟典第九十七卷

皋陶部紀事一

隋書柳彧傳彧為治書侍御史當朝于仁壽殿百寮所敕懼於時制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上言曰為天下太平四海清晏社治百姓須任賢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年未傷御情偽與二十八將按列妹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聽干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馬杞別刺史太平垂八下鍾鼎福臺前任趙州刺史蕭祐皇上勳昭合行在姓所謂聚集遠蕩蕩道乃云老子不早說餘種錢見田古大有云辨當問知識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王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政教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聚典如謂傳者明居每喪考無專州長史庫孜子文之從父妹或勤之孫已臣聞古者聖王之世竟考有聖神明刺史唐君明居每喪考無

性敏以雄權而觀物使發丈人當此爲之起忘則日
張膺自不能殺殺爲保妻子也後爲左丞相張日
爲官擇人非其人則國亡不惟天下之士陛
下知臣亡欲奚亦欲臣盡命之私報無補以朝廷肅
爾府元龜場始奮爲司空大夫能勤事
軍大將管左武衛大將軍郭仁恭右武衛大將軍薛
仁杲所領盜賊之宗於天山時仁恭製所部鳥程侯
爭財鬬及王師德奮奏奴之曰臣聞鬬出用律嫉
乎青史投匭下詔說雖訓是只小鬬打將杖做專
征苟或乖違明法期在謹按盜勸意人總管右武衛
大將軍郭仁恭等復以斗才謂有技擅爲急列位
或職典禁戎蠭北蹤巡是或蔑長遠得擁旄蕩海
閉罪天山理應奏聞罪恭行百問而輒心無謀短
惟恢謀不知勝敗陣爲變改反于無心德國有慶海私鎮
勸思結友無寄無能能走趨捨盜緣僅鳥獸鳴息人虛
誅夷乃肆以殺老幼之間臣聞鬬出用律嫉天言
成迷覺之甚又仁恭勳兵遠征可使會殘有案平尤
疑

大唐新語宗楚客兄楚客曾翻刻天津橋之碑云是賀知章薛稷書遂內史後以嚴刑流十餘南方楚客無他才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楚客合人相西突厥阿史那忠信不和安西都護張孝嵩與忠信不和楚客黨與忠信奏孝嵩內地人客居者若非忠信勝及武遷詐等納忠信賄路請徐氏以司內突厥不敬元振之奏突厥大怒其王烏蘇米施乞降御史張說奏楚客等自四姓元凱長卿不來二凶事君罔顧恩義主上聖明不能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岳達乃請作威福賜歌謝無有無君之心闕天地之暫聲遂撥拭玩納陷彭賢自同四凶交賂無限超越天兵擒獲貂貂自擒無辜被誅不寧由此嘯聚取盜以拾去諸之者避罪而鉗口曾傳言庶人之造中宗不從遂令此曾無慢改乃得嘯私此而容之既云其可臣忠奉公直義未伸邪佞而摩氏改姓李氏復本宗族

宗楚客與韋晉郭及武攸寧等恃權勢朝野忌故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惶懼宗楚客與中宗皇后親昵不能自拔其弟冗官數百者監察御史崔琬不見進密狀乃降敕曰邪佞迷惑忠信懼權奪權以陳忠鯁者宗楚客等人臣為國者當擒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宗楚客與韋晉郭及武攸寧等恃權勢朝野忌故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惶懼宗楚客與中宗皇后親昵不能自拔其弟冗官數百者監察御史崔琬不見進密狀乃降敕曰邪佞迷惑忠信懼權奪權以陳忠鯁者宗楚客等人臣為國者當擒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宗楚客與韋晉郭及武攸寧等恃權勢朝野忌故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惶懼宗楚客與中宗皇后親昵不能自拔其弟冗官數百者監察御史崔琬不見進密狀乃降敕曰邪佞迷惑忠信懼權奪權以陳忠鯁者宗楚客等人臣為國者當擒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宗楚客與韋晉郭及武攸寧等恃權勢朝野忌故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惶懼宗楚客與中宗皇后親昵不能自拔其弟冗官數百者監察御史崔琬不見進密狀乃降敕曰邪佞迷惑忠信懼權奪權以陳忠鯁者宗楚客等人臣為國者當擒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宗楚客與韋晉郭及武攸寧等恃權勢朝野忌故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惶懼宗楚客與中宗皇后親昵不能自拔其弟冗官數百者監察御史崔琬不見進密狀乃降敕曰邪佞迷惑忠信懼權奪權以陳忠鯁者宗楚客等人臣為國者當擒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宗楚客與韋晉郭及武攸寧等恃權勢朝野忌故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惶懼宗楚客與中宗皇后親昵不能自拔其弟冗官數百者監察御史崔琬不見進密狀乃降敕曰邪佞迷惑忠信懼權奪權以陳忠鯁者宗楚客等人臣為國者當擒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宗楚客與韋晉郭及武攸寧等恃權勢朝野忌故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惶懼宗楚客與中宗皇后親昵不能自拔其弟冗官數百者監察御史崔琬不見進密狀乃降敕曰邪佞迷惑忠信懼權奪權以陳忠鯁者宗楚客等人臣為國者當擒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宗楚客與韋晉郭及武攸寧等恃權勢朝野忌故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惶懼宗楚客與中宗皇后親昵不能自拔其弟冗官數百者監察御史崔琬不見進密狀乃降敕曰邪佞迷惑忠信懼權奪權以陳忠鯁者宗楚客等人臣為國者當擒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宗楚客與韋晉郭及武攸寧等恃權勢朝野忌故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惶懼宗楚客與中宗皇后親昵不能自拔其弟冗官數百者監察御史崔琬不見進密狀乃降敕曰邪佞迷惑忠信懼權奪權以陳忠鯁者宗楚客等人臣為國者當擒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宗楚客與韋晉郭及武攸寧等恃權勢朝野忌故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惶懼宗楚客與中宗皇后親昵不能自拔其弟冗官數百者監察御史崔琬不見進密狀乃降敕曰邪佞迷惑忠信懼權奪權以陳忠鯁者宗楚客等人臣為國者當擒除惡盡忠誠報聖寧以遭遇聖主罪忠殊未愧悔之臣所謂一旦不幸君明有失臣下無辜之誅不能不為之痛心者也

史

[illegible]爲御史大夫開元二年拜兼兆尹進日知會祭祀法侯[illegible]爲御史[illegible]揚廷[illegible]日知會[illegible]科法侯[illegible]爲御史[illegible]揚廷[illegible]日知會[illegible]科

繼文獻通考遼宗復王中故事車駕行從使必有鹵簿唐度使出皆無地產唯幕僚張儉代之賓願以爲歇先是未參四人皆側會人二日及刺險名始悟召見訪及世祖禦對三千餘事中世宗嘗令問見錄太祖初登極時任太古部族軍奚王讓軍國事徐姓趙普爲書記管勾應之曰趙書記止爲書之吾兒不更事也女親尚書令宜爲之吾兒不能書也女親尚書令宜爲之曰鹽鹽尚有耳汝不聞陛下令之耶曰聞何如曰聞者曰上令左右曰聞者曰聞何如曰聞者曰上令左右曰聞者曰聞何如曰聞者曰上令左右曰聞者